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六十二回 一蟒攀兩山劈山成路 孤身訪大道為道捨生

卻說采和因見高山之上陡現兩盞紅燈，心中□分驚異，不由抬頭一望，這才瞧清，不是什麼紅燈，卻是一條其大無二，其長無比的巨蛇。所見紅燈，乃是它的眼睛。一個蛇頭大逾八斗，身粗□圍，長互□里。頭在此山，腹在對面山頭，約可五里。采和從小讀書，曾聽人講說故事，有□餘丈長的泥鰍，吞沒一隻肥豬。當時聽為奇聞，嚇得晚上不敢睡覺。哪知今日所見，其荒唐離奇，不可思議。竟又超出泥鰍吞豬之上。這就怪不得他要大驚小叫，嚇倒地上了。幸他此番立志求仙，早把性命置於度外，因之膽氣也比平時豪壯百倍。略一定心，就奮然起立，自己喝道：「采和采和，你一個求仙訪道之人，休說□里長，□圍大，一條小小的曲蟾，就是遮天蓋地，倒海翻江的真龍，也怕不得這麼多。走走走，它幹它的，我走我的，怕它作什麼，放好大步，只顧前進。心中又還時時不忘那條小小曲蟾。小小一個心窩，禁不住弭弭地跳個不住，但同時他又自己責備自己，說不要想它，不要想它，想它便不是好漢。可話雖如此說，他那小小方寸之地，卻並不聽他指揮，兀自骨碌碌不住的轉那畏懼惶恐的念頭。心中這般想，兩隻腿子，也不能受他調度起來。雖是一般的走著，卻是越趨越起的，□分不得勁兒。

正在拼死前進，那山上的兩盞大燈，好似知道他的去向似的，忽地旋轉身，向這面射來，照在采和身上，宛然就是兩道電炬，同時且有一股腥惡難聞的臭味，一陣陣鑽入他的鼻孔裡。這還不算厲害，誰知這怪東西宛如專一和他作對一般，猛可地把個碩大的頭顱，向前一衝，但聽空中轟然一聲，一個大東西，橫互半天，把個絕大的腦袋，擱在離采和身子□丈多遠的一枝絕大的古木上。采和已經嚇昏，當然不暇再去考查它的尾巴放在哪個山頭上。但見那枝合抱的古木，連根帶枝地擺動了幾下，似要折斷的樣子，也可以想見這蛇的力量了。

這時的采和，分明已在那蛇的項下，而且蛇身離地，不及丈半，只要稍微伸個懶腰就可以把他壓死。或是略為打個噴嚏，把身子震動一下，也能將他摔到數外面去。更可驚的是蛇眼向著前面，大有與采和同道行進的趨向。此際的采和，真個只有趕緊退回原路的一法。若是一味前進，遲早終必葬入蛇腹中去。采和驚魂略定，輾轉籌思，覺得處此絕境，為保全性命起見，無論如何不如暫向後退，覓個比較平坦廣闊的所在，坐上一夜，到天明再作計較。念頭方起，猛可地記起在泰山時說的那番壯話來。

現在師尊和月英等雖然不在面前，但自己既然誇下這等海口，而前途危險層出不窮，若一遇意外，便思退步，如何到得王屋山。這不但得罪於師尊，見笑於月英、楊仁等，且自己的道行，也永無進步之日。再說，人生安危存亡，確有天命。命該橫死，便是退出此地，那蛇也可以向後一轉，追逐而來。我這小小身軀，仍不夠它一餐點心。或者遇虎狼暴客之類，不死於蛇，仍不得不死於他們之手。若是命不該死，或尚有成仙的希望，我便衝過蛇身下面，只要靜靜悄悄地不去驚動著它，難道它這麼一個碩大的動物，就少了我這份小小的點心不成？

想到這裡，膽子壯大起來。並又發出一種孩子的妄想來，要把自己身子來作個修道成否的試驗，因即額手向天，虔虔誠誠地祝告道：「弟子藍采和決心修仙，不避險難。如大道克成，昇天有望，俾得安然渡過這座小小曲蟾的難關。要是前途無望，弟子也犯不著白白辛苦這一生。凡人在世，哪有不死之理？同是一死，橫死好死，有何分別？早死晚死，更沒道理，還請神明示應，飭下曲蟾老爺，將弟子一口吞下肚去，弟子就在它這小肚子內，做根小小的蛔蟲，也無怨言。」說畢，放下手，定著心，大踏步往前走。走不數步，啊呀，不好了！那曲蟾真不和他客氣，也不瞞它是打個呵欠，還是伸個懶腰，但見面前黑呼呼一大塊東西，從半空中橫墮而下，頭還在樹上，尾巴也仍在山上。只這中間一大段，臥在地上，剛正將采和的去路擋住。這一來，把采和才提了起來的膽子，又立刻收得比黃豆還小，瑟瑟地只是發抖，口中只叫著：「天啊，天啊！難道真個我是修仙無望，該往曲蟾肚子中做蛔蟲去嗎？那麼，我師尊他們為什麼要將我哄到這裡來，白白送死。與其存心要我的性命，何必從惡舅手中，將我劫救出來呢？師尊啊，你老人家也忒會捉弄人了。」說一陣，哭一陣。

再瞧瞧蛇身，並不怎樣動彈，而且後面也沒有什麼阻攔。若要後退，還是可以平安退卻。但采和自謂修道之人，須要做克己慎獨功夫。雖然命在頃刻，還是守著方才祝告的話，絕無後退之心。並且一味設法，希望越這蛇身而過。

這時天已昏黑，四野中一點燈光都沒有。所藉以辨認路徑者，還是靠著采和所謂曲蟾爺爺的一對大紅燈兒。上文說過，蛇眼向前，與采和有同道行進的趨勢。因此兩道閃電也似的光亮，竟把采和前進的路子，照得非常光明。采和於百無聊賴中，忽又轉出一個孩子念頭。他想：「若能和這位曲蟾爺爺做了弟兄，正可托賴著它的光明，送我前去村中，豈不大好。」但他也知道這是孩子思想，哪有這等好事。呆了多時，忽見那蛇又略略一動，嚇得山上山下樹枝兒上的飛鳥，都四散飛去。自然采和也駭得要死。只得把身子蹲了下去，靜待捐軀送命在它肚中。

果不其然，那東西於小動之後，索性大動起來。一霎時間，陡起一陣狂風，四野中樹木搖動，砂石卷飛，有好幾顆飛到采和的頭上，打起了幾個包塊。采和驚駭亡魂，哪裡顧得些小苦痛。

不料那東西真來得刻毒，跳起那個大身子，向空中一躍而起，離開平地，竟有□餘丈之高。采和這才瞧見它的全身，也不如平時理想中天上神龍一般大小，此時心中求活的希望，又大盛起來。默念天神保佑，快快伸下一手，把這東西拉上天去。他可趕緊逃走，也便是將來得道成仙的預兆。誰又知道那蛇飛上天空，並沒勾留，也沒見什麼天神伸手拉住，由它舒舒服服，騰躍而下。這時兩盞紅燈，卻東不照，西不射，獨獨注在采和身上。不消說，它那肚子中的蛔蟲，已承認采和是一個新進的同志了。

采和這一嚇，更比初見大蛇之時，來得厲害，除了束手受噬，奄奄待斃之外，一點沒有辦法，也一毫沒有生望。不料這蛇將近平地，忽然用力一跳，將身子跳在兩山之間，竟將兩個山峰，劈出一條大路。

這條路子，便可直通前面山莊。數百年間，這條山路，還依舊可通行人。故老相傳，稱為神蟒坳。山口的村子，就連帶稱為蟒游坳。但至唐宋以後，這坳中人口漸少，因被妖怪佔據，被呂純陽用一丸土封住山口，此路就不能通行。但至今本處人士，也還有知道蟒游坳的地名和這一段故事。那是後話不談。

再說那蛇被嵌在兩山之中，一時倒有些動彈不得，急得拼足氣力，亂蹦亂跳，把兩面的山，山上的石，石邊的樹，都震撼得岌岌動搖這麼一座大山，萬一被它衝下來時，那下面的采和，不死於蛇，也不免死於山石之下。但他卻不管這些，以為蛇身一時不能出來，只要趕得快捷，或者還能脫險。更好在蛇身被兩山夾住，轉彎抹角地在當中，心急意憤，拼命的左右亂撞，兩隻烏珠益發張得大大的，光燄也比先時厲害得多。采和哪裡還有工夫去看他這身子，只想趁此機會能夠逃出難關，便是如天之幸，也就是成仙之兆。於是再振精神，重鼓勇氣，先向蛇身端詳了一會，卻不便回頭去瞧那蛇睛，恐一見那種兇惡的氣象，不免又要膽寒之故。量度了一番，覺得蛇身雖粗，若用力跳過，卻省了許多手腳。否則只可另找別的路子，繞過蛇頭所在之地，方是出路。約略估算，至少也須多走三五里，而且蛇睛極亮，經不得它打倒山坡，輾轉身軀，再一追趕，那時更未必有這等難得的機會。仔細思量，除了冒險一跳之外，簡直沒有別法。孩子家思路單純，更無多大轉念，計劃一定，略不遲疑，馬上摟起道袍，閉住雙目，向著前路，用盡平生氣力只一跳，可可地跳在一部分蛇腹的上面。蛇身本滑，站不住腳，就把他滑了一跤，剛正跌在那邊路上，那蛇受此一碰，似乎也有些覺得，忽從頭部發出嗡嗡的幾聲。那種腥惡之氣，端的叫人難受。在先，雖然也有這等氣味，因采和急於逃難，正在性命出入之際，自然聞不出什麼惡味。此時身已脫險，心志稍定，而腥氣轉盛，如何受得了呢？只覺一個噁心，哇的一聲，吐出許多食物，頓時身子發軟，神志昏迷，不但勇氣全無，就是要多走一步，也是辦不到了。只是昏昏沉沉的躺在蛇腹旁邊，不省人事。

那蛇卻又瞧見了它的點心還在身邊，努力向上一躍，才把一個身子，從兩山縫中跳了出來；又把一個尾巴，隨同整個身體，從西邊用到東南面。所經之處，大風猝起，吼聲如雷。多少參天的古木，都被它挨倒衝折，生命難保。

這都不必管他，單說剛才脫險的采和，小小的身軀，在巨蛇兩大赤睛監視之下，同時垂下兩點涎沫，湊巧吐在低窪之地，立刻變成一個小小的湖泊。而昏沉不醒的采和，剛正浸在泊中，渾身為之濕透。那股腥味，愈非方才嗡嗡之氣所能比擬。誰知氣味大猛，好似含有刺激性質一般，從新又把垂死的采和，從鬼門關上趕將回來。開眼一望，已知巨蛇不捨，苦苦追趕的情形。可總不曉這一窪滑膩冰冷的水，一下子從何處淌來。思索一會兒，膽碎力乏，自覺萬難起動，而巨蛇的血盆大口，已慢慢移向他的身上。轉瞬之間，就要應了做它肚子中蛔蟲的預言。不覺喟然慨歎了一聲，口呼：「師尊、月妹，總盼修道有成，再得親聆教訓。哪知未到王屋，先喪生命，倒枉負了師尊和月英期望的雅意了。」

看看蛇口一開一合的，漸漸近身，便睜著兩隻小眼睛兒，向他點點頭，說道：「好大傢伙，我是早打算送你做點心哩。自恨生得太小，未必飽得你那尊肚，太對不起了。」一語未了，蛇口已在他頭上，一條血紅的舌頭，伸得有三尺多長，先來吮采和的嫩面龐兒，同時又滴下幾點垂涎。采和望去，宛如兩道瀑布從山上瀉下。原有低地，不能相容，竟向平地溢出。可憐采和一個身子，竟完完全全溺在水中。此時天色深黑，萬籟寂寥。除了采和與巨蛇之外，竟沒有稍大的生物。除了兩粒蛇睛之外，也竟無有第二種光亮。加以風聲怒號，水聲嗚咽，一種蒼涼景象，宛如垂憐此純潔無辜的童子無端葬身蛇腹一般。至於采和本人，一見蛇舌下舔，已近面龐，但覺魂膽全消，知覺又失，倒也不感什麼悲苦。

看官們都是惻隱君子，試替采和閉目一想當時情形，只怕也要廢書三歎，灑一掬傷心之淚咧。但是，作書人奉勸列位，盡管灑淚，盡管三歎四歎、大歎特歎，都沒有什麼關係，可千萬不能廢書。豈不聞古人有絕處得生、逢凶化吉的兩句話麼？這采和的處境雖然險到極處，要知有些地方，都是作書人特弄狡猾，故意用這險筆，替列公們醒醒磕睡犯。其實他既是八仙之一，又有神仙護庇，哪有這麼容易死的道理。不信，請把已廢的書趕快撿起來，重新讀下去。

這采和正在臨命之頃，忽聽得半空中大喝一聲：「毒蟒不得無禮！速送采和過去，到前村土地廟內。將功折罪。」一語未完，那蛇又是嗡嗡的應了一聲。一聲未畢，已把三尺來長的舌頭收入血盆大口之中。猛然把身子一縮，本來彎彎曲曲的，此際便成為直線。采和已知必是哪位神仙前來保護，心中一喜，神智又清，卻又聽得空中說道：「采和專心向道，有志有量，可嘉可愛，宜即騎在蟒身上，它必送你前去村坊之中，不用猶疑。」說罷寂然。

采和但聞說話之聲，卻始終不見有神仙影子，只得望空額手，虔誠致謝。低下頭，見那蟒已伏在地上，宛如等他坐騎一般，形狀分馴順。采和也不怕它了，真個騰身而上，捧住蛇身。

但覺冰冷難當，油滑太甚，總覺不大舒適。正在疑念之時，那蟒已沿途游去，其疾如矢，而穩過於舟，經過許多蔓草之地，耳中只聞蕭蕭颯颯之聲。哪消片刻時間，蟒已停步不進。抬起頭朝采和點點。采和向前一望，原來已到了神仙指示的土地廟了。慌忙爬下蟒身，朝它作了一個長揖，笑撫其體，說道：「道友，多虧你送我過來，可惜你的身子太冷。將來我若有了好處，一定做件棉袍送你。」說罷，看那蟒時，又點點頭，卻向來路倒游而去。意思之中，大概是自慚粗笨之身，倘一轉身，又要傷殘多少生靈，並且恐怕嚇著采和。

采和望它去得遠了，看看天色已是黎明，身子疲乏得不可名狀，隨即走到廟前，輕輕叩門。好一會兒，忽然山門半開，裡面走出一位千嬌百媚傾城傾國的絕世美人兒來。采和一見，不覺呆了。來知采和因甚發呆，可是貪這美人顏色？且看下回分解。